



柔石

现 || 代 || 名 || 家 || 名 || 作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石

作品选
一
◎

现代名家名作

柔石

(一)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柔石作品选 (一) / 瑞峰编. — 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
2005.6

(现代名家名作丛书)

ISBN 7-81108-028-1

I. 柔 ... II. 瑞 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2163 号

书 名: 柔石作品选 (一) (现代名家名作)

主 编: 瑞 峰

责任编辑: 吴宝良

出 版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发 行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虹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 168 (毫米) 1/32

字 数: 4800 千字

印 张: 337.25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1108-028-1/I·63

定 价: 880.00 元 (全 34 册)

目 录

旧时代之死

上部：未成功的破坏	(1)
下部：冰冷冷的接吻	(105)
《二月》小引（代序）	(206)
二 月	(207)

旧时之死

上部：未成功的破坏

第一 秋夜的酒意

凄惨寒切的秋夜，时候已经在十一点钟以后了。繁华的沪埠的S字路上，人们是一个个地少去了他们的影子。晚间有西风，微微地；但一种新秋的凉意，却正如刚磨快的钢刀，加到为夏汗所流的疲乏了的皮肤上，已不禁要凜凜然作战了。何况地面还要滑倒了两脚；水门汀的地面，受着下午四时的一阵小雨的洗涤之后，竟如关外久经严冬的厚冰到阳春二三月而将开冻的样子。空间虽然有着沐浴后的清静呵，但凄惨寒切的秋夜，终成一个凄惨寒切的秋夜呀！在街灯的指挥之下，所谓人间的美丽，恰如战后的残景，一切似被恐吓到变出死色的脸来。

一个青年，形容憔悴的，年纪约二十三岁，乱发满盖头上。这时正紧蹙着两眉，咬紧他的牙齿，一步一步地重且快，在这S字路上走。他两眼闪着一种绿色的光芒，鼻孔沉沉地呼吸着，两手握着拳，脚踏在地上很重，是使地面起了破裂的回声。被身子所鼓激的风浪，在夜之空间猛烈地环绕着。总之，他这时很像马力十足的火车，向最后一站开去。

他衣服穿的很少；一套斜纹的小衫裤之外，就是一件青灰色的爱国布长衫。但他非但不感到冷，而且还有一种蓬蓬勃勃的热气，从他的周身的百千万毛孔中透出来。似在夏午的烈日下，一片焦土中，背受着阳光的曝炙；还有一种汗痛的侵袭，隐隐地。但有谁知道他这时脑内的漩涡，泛滥到怎样为止呢？

我为什么要在这深夜的冷街上跑？
我为什么呵？这个没眼睛的大蠢物！
人们都藏进他自己的身子在绣被中，
但我却正在黑暗之大神的怀中挣扎。
我将要痛快地破坏这存在中的一切，
唉，我并要毁灭我自己灵肉之所有；
世界的火灾呵，一群恶的到了末日，
人类呀，永远不自觉的善性的你们！

他的两唇颤动着，他的神经是兴奋而模糊地。他觉着什么都在动摇；街，房屋，小树；地也浮动起来。他不住地向前走，他极力感到憎恶；好像什么都是他的仇敌。同时他又念了：

这样的夜有何用？
开枪罢！开枪罢！
敌人！敌人！
残暴者把持所有，
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呀？

走不到半里，他无意识的将他的拳头举起，像要向前打去了。
一边他又半吞半吐地咒道：

勾引，拖拉，嘲笑，詈骂；
四周是怎样地黑暗呵！
夜之势力的汹涌与澎湃，
我明白地体验着了。
但谁愿做奴隶的死囚？
荣耀的死等待着！
出发罢！向前进行！

这是最后的动作。

他的本身简直成了狂风暴雨。一种不能制止的猛力，向四周冲激；他走去，空气也为他而微微沸热了。一时，他立住，头似被什么东西重重地一击；精神震撼着，恍惚，他又抬起眼来；——天空是漆黑的，星光没有半丝的踪迹；宇宙，好像是一座大墓。但他并不是找寻星月，他也没有这样的闲心意。空际似落下极酸的泪来，滴到他的额角，他不觉擦了擦他自己的眼睛，仍向前跑了。

这时，在他的身后，出现四位青坪。从他们索索的走衣声听来，很可以知道他们之间有一种紧张，急迫，高潮的关系。当他们在街灯下辨别出前面跑着的影子是谁的时，他们就宽松一些，安慰一些，同时也就沉寂一些，脚步放轻一些了。

“前面？”

“前面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叫一声他吗？”

“不要罢。”

这样陆续发了几句简单之音以后，又静寂走了几分钟，一位说，

“雨来了，已有几点滴到我的面上了。”

“是，天气也冷的异样呵！”

另一位缓而慨叹的回答，但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。四个注意力重又集中到前面的他的变异上。前面的人又想道：

将开始我新的自由了！

一个理想的名词，
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目的；
至尊极贵的伟大哟，
任我翱翔与歌唱。

——努力，努力，
你们跟我来罢！

朱胜瑀的变态，是显而易见的了。近两三日来的狂饮，和说话时的带着讥讽，注意力的散漫，都是使这几位朋友非常的忧虑。神经错乱了，判断力与感情都任着冲动，一切行为放纵着。实在，他似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，开始他新的自由了。但有意无意间，却常吐出几句真正不能抑遏的悲语；心为一种不能包含的烦恼所涨破，这又使他的好友们代受着焦急。星期六的晚上，他们随便地吃了晚餐以后，在八点钟，李子清想消除朋友的胸中的苦闷，再请他们去喝酒。他们吃过鱼了，也吃过肉了，酒不住地一杯一杯往喉下送，个个的脸色红润了。话开始了，滔滔地开始了：人生观，国内外新闻，所努力的工作，家庭的范围。清说着，他们也说着，一个个起劲地说着。但瑀却一句也不说，半句也不说，低头，努想着。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，瑀却总想他自己所有的：——想他所有的过去，想他所有的眼前，并想他所有的将来。唉！诅咒开始了，悲剧一般的开始了。他想着，他深深地想着。一边他怀疑起来了，惭愧起来了，而且愤恨起来了。壁上的钟是报告十一时已经到了，他却手里还捻着一只酒杯，幻想他自己的丑与怨。正当他朋友们一阵笑声之后，他却不拿这满满的一杯酒向口边饮，他却高高地将它举起，又使劲地将它掷在地上了！砰的一声，酒与杯撒满一地。朋友们个个惊骇，个个变了脸色，睁圆他们的眼睛，注视着他 and 地。一边，听他苦笑说，“我究竟为着什么呀！”一边，看他站起来，跑了，飞也似的向门外跑去。

这时，S字路将走完了，他弯进到M二里，又向一家后门推进；跑上一条窄狭而黑暗的二十余级的楼梯，照着从前楼门缝里映射出来的灯光，再转弯跑进到一间漆黑的亭子间。房内的空气似磨浓的墨汁似的，重而黏冷。他脱了外面的衣衫，随被吞蚀在一张床上，蒙着被睡了。

四位朋友也立刻赶到，轻轻地侦探似的走进去。四人的肩膀互撞，手互相牵摸，这样他们也就挤满了这一间小屋。

有一位向他自己的衣袋里掏取一盒火柴，抽一根擦着，点着桌上那枝未燃完的洋蜡，屋也就发出幽弱的光亮来。棺材式的亭子间，和几件旧而笨重的床桌与废纸，一齐闪烁起苦皱的眉头的脸了。墙边是一张床，它占全屋子的二分之一，是一个重要的脚色；这时，我们的青年主公正睡着。床前是一张长狭的台桌，它的长度等于那张床子；它俩是平行的，假如床边坐着三个人，他们可以有同一的姿势伏在台桌上写字了。他们中的一位坐在桌的那端，伸直他的细长的头颈，一动不动，似正在推求什么案子的结论一样。一位立在床边，就是李子清，他是一个面貌清秀，两眼含着慧光，常常表现着半愁思的青年。一位则用两手掩住两耳，坐在桌的这端，靠着桌上。一时，他似睡去了，微醉地睡去了；但一时又伸出他的手来拿去桌上的锈钢笔，浸入已涸燥了的墨水瓶中，再在旧报纸上乱划着。还有一位是拌着手靠在门边，他似没有立足的余地了，但还是挺着身子站在那里。这样，显示着死人的面色的墙壁与天花板，是紧紧地包围着他们，而且用了无数的冷酷的眼，窥视这一幕。

窗外，装满了凄凉与严肃的交流，没有一丝乐快之影的跳动。寒气时时扑进房里来，烛光摇闪着，油一层层地发散。冷寂与悲凉，似要将这夜延长到不可转不可知的无限。四人各有他们自己的表情，一种深的孤立的酸味，在各人的舌头上尝试着，他们并不曾互相注意，只是互相连锁着同一的枷桎，仿佛他们被沉到无底的深渊中，又仿佛被装到极原始的荒凉的海岛上去一样。迷醉呀，四周的半模糊的情调。不清不楚的心，动荡起了辽阔而无边界的感慨，似静听着夜海的波涛而呜咽了！

许久许久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。有时，一个想说了，两唇间似要冲出声音来；但不知怎样，声音又往肚里吞下去了。因此，说话的材料渐渐地更遗失去；似乎什么都到了最后之最后，用不着开口

一般，只要各人自己的炮心感受着，用各人不同的姿势表示出来就完了。

夜究竟能有多少长呢？靠在门边的一个，他的身体渐渐地左倾，像要跌倒一下，他说了出来，

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一点一刻。”

这端桌边的一位慢慢地回答他一下，同时看了一看他的手表。

“清哥，怎样？”那人轻问着。

“你们回去罢，我呢，要陪瑛随便地过一夜。”

清的声音低弱。

这样，第二重静寂又开始了。各人的隐隐的心似乎更想到，——明天，以后，屋外，辽远的边境。但谁也不曾动一动，谁也还是依照原样继续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夜呵！

忽然间，瑛掀动了，昂起他的头向他们一个个看了一下，像老鹰的恶毒的眼看地下的小鸡一样。于是他们也奇怪了，增加各人表情的强度。他们想问，而他抢着先开口道，做着他的苦脸，

“你们还在这里么？这不是梦呀，真辛苦了你们！”接着换了他一鼻孔气，“我的身体一接触床就会睡去，我真是一只蠢笨的动物！但太劳苦你们了，要如此的守望。你们若以为我还没有死去，你们快请回寓罢！”

声音如破碎的锣一样，说完，便又睡倒。

这样，“走，”颈细长的青年开口，而且趁势立了起来。他本早有把握，这样无言的严涩的看守，是不能使酒的微醉和心潮的狂热相消灭的。“顺从是最大的宽慰，还是给他一个自由罢！”他接着说，镇静而肯定的口吻。于是门边的一个也低而模糊的问，

“清哥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清又蹙了一蹙眉，说不出话。

“回去。”决定者动了他的两脚，于是他们从不顺利中，用疲倦的目光互相关照一下，不得已地走动了。他们看了一看房的四壁，

清还更轻轻地关拢两扇玻璃窗，无声的通过，他们走了。一边又吹熄将完的烛光，一边又将房门掩好；似如此，平安就关进在房内。蹑着各人的脚步，走下楼去。

走出了屋外，迎面就是一阵冷气，各人的身微颤着。但谁的心里都宽松了，一个就开了他自然的口说道，

“他的确有些变态了，你看他说话时的眼睛么？”

“是呀，”清说，一边又转脸向颈细长的那位青年问道，“叶伟，你看他这样怎么好呢？”

“实在没有法子，他现在一来就动火，叫我们说不得话。”

“今夜也因他酒太喝醉了，”另一位插嘴，“他想借酒来消灭他的苦闷，结果正以酒力增加他的苦闷了。”

“他哪里有醉呢，”清说，“这都是任性使他的危险，我们不能不代他留意着。”

脚步不断地进行，心意不断地转换。一位又问，

“C社书记的职，真辞了么？”

“辞了，”清说，“一星期前就辞了。但他事前并没有和我商量，事后也没有告诉过我，我还是前天N君向我说起，我才知道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呢？”又一位问。

“谁知道。不过他却向我说过一句话，——他要离开此地了。我也找不到他是什么意思。实在，他心境太恶劣了。”

清用着和婉而忧虑的口吻说着又静寂一息，叶伟和平地说，

“十几天前，他向我说起，他要到甘肃或新疆去。他说，他在三年前，认识了一位甘肃的商人，那人信奉回教。回教徒本不吃猪肉的，但那人连牛肉羊肉并鸟类鱼类都不吃，实在是一个存心忠厚的好人。他说他的家本住敦煌，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。现在安西亦有他的家，都在甘肃的西北境。那位商人常到新疆的哈密去做生意，贩布，锡箔，盐之类。据说地方倒很好，一片都是淡黄色的平沙，杳杳渺渺地和天边相联接。在哈密，也有澄清的河流，也有茂盛的林木。不过气候冷些，而生活程度倒极低，能操作，就能够活

过去。那位商人曾和他相约过，告诉他安西，哈密详细地址，及一路去的情形方法。嘱他有机会，一定可以去玩玩。那位商人还说，“那边的地方倒很好玩的，正像北方人到江南来好玩一样。”因此，现在隅是很想到那边去一趟，据他说，已经有信写给那位商人看了。”

伟说完，空间沉静一下，因为谁的心里都被这新的旅行兴所牵动。以后，清问，

“那边怎样适宜他的身体呢？”

“是呀，”伟答，“我也向他说过的，你是有 T. B. 的病的，不能有长途的跋涉和劳苦。但他却说，旅行与大陆性的气候，或者对于他的精神与身体都有裨益些。因此，我也没有再说了。”

这样又静寂了一息，只有脚步节节的进行。另一位有意开玩笑似的叹，

“会想到沙漠那里去，他为什么不变一只骆驼呀！”

但伟接着就说，“我想，我想劝他回家去。在这样溷浊的社会里呼吸空气，对于他实在不适宜。往西北呢，身体一定不能胜任。我想还是劝他回家乡去；并且解决了他的婚姻问题。你觉得怎样？”

清答，“他实在太偏执了，他不能听我们一句话。”

“不，假如我们的决定于他真正有利益，那我们只好当他是一件货物，任我们的意思搬运。”伟笑了一笑。

清辩护了一句，

“心境不改变，到底是没有药救的。”

“有什么方法呵？除安睡到永久的归宿之家乡去以外，有什么方法呵？”

一边就没有人再说话了。

这时相距他们的寓所已不到百步，他们走的更快；但各人还没有睡意，关于夜深，天冷，说了几句，就两两的分别开来。

第二 不诚实的访谒

当他们的脚跟离开了他的门限时，他几乎伏在他的枕上哭出声音来了。

他怎样也不能睡着。虽则微弱的酒的刺激，到此已消散殆尽；而非酒的刺激，正如雷雨一般地落到他的心上来。一边，他觉得对于友谊有几分抱歉；但有什么方法呢？他没有能力消灭他对于他自身的憎恨，他更不能缓和他对于他自己的生活的剧苦的反动，这有什么方法呢？他想坐起来写一封家书，寄给他家乡的老母和弱弟：他想请他的母亲对他不要再继续希望了！他从此将变做断了生命之线的纸鸢，任着朔风的狂吹与漫飘，颠簸于辽阔的空际，将不知堕落到何处去了！深山，大泽，又有谁知道呢？——他眼圈不自主地酸楚起来，昂起头看一下。但房内什么东西都不见，只见一团的黑暗，跑进到他的视线之中。他终于又倒在枕上而不想写信了！头昏沉沉地，周身蒸发着汗。当朋友们坐着时，他一动不曾动，现在却左右不住地辗转，辗转，他不知怎样睡才好。好像这并不是床，——这是沙漠，这是沙漠，他已睡在沙漠之上了！枯燥，凄凉，冷寂，紧贴着他的周身。北极来的阴风，也正在他的耳边拍动；骆驼的锐悲的鸣声，也隐隐地可以听到了。怎样的孤苦呵！一时似睡去了，但不一时又醒来。左脚向床板重敲一下，仿佛他梦中的身子，由壁削千仞的岩崖上流落去一样。

东方一圈圈的发白。人声如蝇地起来，远远的清弱的声音，也逐近到他的房外，变做复杂与枯涩。他这时神经稍稍清楚一些，耳内也比较净朗一些；他辨别出屋外各色的怪声来：——呜呜，呜呜，汽车跑过去了。咯，咯，咯，卖馄饨的打着竹筒来了。“冷来死，”女子卖媚地说道；但哈哈哈哈哈，男人接着笑了。少孩子又有咽，咽，咽的哭泣声；一边，卖大烧饼油条的，又高声喊着。此外，骂“死乌龟”的，卖火熟包子的，货车的隆隆的震耳的响，脚踏车的唧唧的讨厌的叫；唉，他不愿再静着他的耳朵做受声机，各

种奇怪的震动，有的是机械的，有的从口腔里出来，尖利，笨拙，残酷，还有的似悲哀；实在，他听不出这其中有什么意义存在。他想，“这不过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沪埠的M二里的一个秋天早晨的一出独幕剧。”随即他翻过身子，勉强地想再睡去。

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推进门来，是清伟二君。这倒使他吃了一惊，似乎他们昨夜并没有回寓去，只在他的门外打了一个盹，所以这么早，就进来了。一边，他们本是絮絮地谈着话走上楼的，但一进房门，就不说了。只用慈惠的眼睛，向他的床上看了看，似代替口子的问好。于是一位坐在床边，一位仍坐在昨夜坐过的桌旁。

清几次想说，颤动着两唇似发音的弦一般，但终冲不出声音来。他这并不是胆怯，实在不知道拣选出哪一句话讲，是使床上的朋友投机。一时他转过脸看一看伟，似授意请他先发言；但伟不曾理会，清也只得又默默地视在地上。

伟正用着指甲刨着桌上的烛油，昨夜所烧过的。他将它一块块的抛到窗外去，小心地，含着几分游戏的意味。一时，他又挺了一挺他的胸部，鼻上深吸进两缕清冷的空气，似举行起新呼吸来。但接着就缓缓地说话了，

“我下午要去领这月份的薪金，领来我一定还你一半。还想去买一件马褂来，因为天气冷得太快了。——假直贡呢的，三块钱够罢？”

于是清抬起头答，

“我的暂时不要还，我横是没有什么用。前天拿来的三十元，除出付十元给房东，昨夜吃了三元以外，其余还在袋里，我没有什么用了。”

“这月的房租你又付他了吗？”伟立刻问。

“给他了，连伙食十元。”清答。

“我曾对他说过，还是前天早晨，叫他这月的房钱向我拿，怎样又受去你的呢？”

一边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擦了一擦鼻子。清微笑地说，

“你的月薪真丰富呵！二十四元，似什么都应付不完了。”

“不是，”他也自己好笑的辩论，“我已向会计先生说妥，今天拿这月的，明天就拿下月的，我要预支一月。”

“下月你不生活了么？”一个无心地反诘了一句，一个却窘迫似的说，

“你也太计算的厉害了！这当然是无法可想，——有法么？总是用的不舒服；还是增加下月的不舒服，得这次的舒服些。不见没有理由罢？会计先生也说，‘朋友，下月的三十天呢？’我答，‘总不会饿死罢？’现在连你也不原谅人的下计。”

他停止了；一息，又说了一句，

“还为瑛着想。”

但二人的谈话没有再进行。一提到瑛，似乎事情就紧迫起来，也不顺利起来。

阳光忽然从东方斜射进窗角，落在墙上很像秋天的一片桐叶。但不一刻，又淡淡地退回去了。

这时又有二人上楼的声音，脚步停止在他们的门外；一息，也就推进门来。无疑的，仍是昨夜发现过的两位，一位名叫方翼，一位名叫钱之佑。他们带着微笑，仔细而迟钝地看看床上一动不动的瑛。于是翼坐在桌边，佑立着吃吃说道，

“奇怪，奇怪，在M二里的弄口，我们碰着一个陌生人，他会向我们笑起来，莫明其妙地。我们只管走，没有理他，而他却跟着我们来了。我偶一回头去，他又向我笑，还要说话的样子。我始终没有理，快走了两步，走进屋里来。奇怪，他有些什么秘密告诉我呢？在上海这种人多有，其目的总是路费没有，向你借贷一些。”

“或者他有些知道你，你该和他招呼一下。”伟一边翻着一本旧《大代数学》，一边说。

“怎样的一个人呢？”清无心的问。佑答，

“蓝布衫，身矮，四十岁左右，似乡下人，似靠不住的乡下人！”

没有等他说完，楼下却送上女子的娇脆的唤声来了，

“朱先生！朱先生！”

“什么？”伟问，随将他的头伸出窗外。他就看见蓝布衫的乡人走进屋子里来。女子在楼下说，

“一位拜望朱先生的客人上楼来了。”而伟回头向窗内说，

“奇怪的人却跟你到这里来呢！”

可是朱胜瑀还一动不曾动简直不是他的客人一样。一边是走梯的声响，一边是咕噜的自语，

“真不容易找呵，梯也格外长，狭。——这边么？”

前个奇怪的佑，这时真有些奇怪，他窘着开了门去迎他进来。

他是一个身材短小，脸圆，微有皱，下巴剃的很光的乡人。他常说常笑，还常笑着说，说着笑的。任什么时候，他都发同样高度的声音，就是跑到病室和法庭，他也不会减轻一些。而且也不想一想，他所说的话究竟有什么意思没有。总之，他什么都不管，短处也就很多了：——废话，静默的人讨厌他，即多嘴的妇人也讨厌他。而且爱管闲事，为了小便宜，常爱管闲事。虽讨过几次的没趣，被人骂他贪吃，贪东西，甚至要打他，但他还是不自觉的。在他是无所谓改过与修养。因此，现在一进门，话又开始了，

“唉，满房是客，星期日么？李子清先生也在，你是长久没有见过面了，还是前年，再前年见了的。今天是星期日么？朱先生还睡着，为什么还睡着？听说身体不好，不好么？又是什么病呢？受了寒罢？这几天突然冷，秋真来的快。我没有多带衣服来，昨夜逛屋顶花园，真抖的要命。喝了两杯酒，更觉得冷，硬被朋友拉去的。不到十一点也就回来了。我不愿费钱在这种地方。昨夜游客很少，为了冷的缘故罢？上海人也太怕冷了，现在还是七月廿外。不过容易受寒，朱先生恐怕受寒了吗？苦楚，他是时常有病的！”

他哪里有说完的时候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在房中打旋，看完了个个青年的脸孔，也对着个个脸孔说话。这时清忍不住了，再三请他坐，于是打断他的话。他坐下桌的一边，还是说，

“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”不到一分钟，又继续说道，

“朱先生患什么病？看过医生么？不长么？药吃么？就是生一天病，第二天也还该补吃药。朱先生太用功了，乡里谁都称赞他用功，身体就用功坏了。身体一坏，真是苦楚，尤其是青年人！——这位先生似身体很好？”

他还是没有说完，竟连问句也不要别人回答。只眼不住地向大家乱转，又偷看房的四角。清有些讨厌了，于是一到这“好”字，就止住他解释道，

“瑀哥没有什么病，不过有几分不舒服。”一边又丢眼给伟道，“请你去泡一壶茶罢。”

伟起立，来客坚执地说，“不要去泡，我是喝了很多来的，不要去泡。”清说，“我也口干的很，虽则没有多说话。”来客无法了。

伟向桌上拿去一只白瓷的碎了盖的大茶壶，一边吹了灰，似有半年没有用过它。方翼说“我去泡，”他说“不要，”就下楼去了。

来客接着又问，可是这回的语气，却比前慢一些了。或者因他推演他的三段论法，“不舒服？为什么不舒服呢？不舒服就是病，身子好，还有什么不舒服呢？”

这时候在床边作半坐势的钱之佑却说道，

“心不舒服。”心字说的很响，或者也因来客的眼睛，常圆溜溜的盯住他的缘故。

于是来客静默了一息，房内也随之静默了一息。来客是思索什么辩护，但辩护终究思索不出来。他却转了说话的方向对钱之佑说，

“这位先生，我很有些面熟；但现在竟连尊姓大名也记不起了。”

“有些面熟么？”佑问。

“有些面熟，是不是同乡？口音又像不是？”

“哪里不是。”

“是么？”来客的语吻似乎胜利了，“所以面熟。”他接着说。